



▲本文作者黃有居士與其海上餘生之夫婿王義隆居士合影。

記險遇上海

黃有



自從先生王義隆在上海遇險，至今已快一年了，但是很多關心我們的朋友，見面時，總要敘述遇險的情形，以及當時的心情，為了感謝他們的關心，以及出事的過程及經驗，或許亦能給他人一些助益及啟示，所以我不得就不再重述。

我先生是玩風浪浪，與他的一些同好朋友們，總不願錯過任何假日去乘風破浪一番。記得去年五月十七日正好是週末，他們早就約好下午往海邊，也正巧當天我們下師證嚴法師及師公上印下順法師蒞臨台北，中午我們一直勸先生：難得師父及師公來，你今天就不要去玩浪浪，改明天去好了，我們下午去向老人家頂禮。可是先生貪玩心太重，回說：早就和大夥約好的，讓人久等不好，所以也不勉強隨他去了。當天下午我與姐姐和外甥，沒耽擱時間他立刻趕來。

女一一起到慈濟分會拜見師父後返家。晚餐大約在七時後吧！姐姐他們是用過晚餐後才回來。我是想等先生回來後，忽然電話鈴聲響起，對方傳來四季會友周朝昌先生急促惶恐的聲音，告訴我先生遇到退潮及忽起的落山風，已在海上消失。會請數條船板出去，海浪越來越大無能為力而折回，他們也緊急向淡水水警請求支援，派船出海搜索因天色已晚，海浪滔天恐怕也無能為力了。所以通知我立刻趕往八里設法，聽到電話的我，直覺的反應是不要使姐姐及孩子們恐慌，也不要使那群浪板朋友們恐慌，所以我還是保持平靜的語氣回答對方，我立刻趕過去。其實當時我慌得連八里在那兒都不知道，我立刻電話請四季會友黃建財先生帶我去八里，沒耽擱時間他立刻趕來。

燈在十公尺內始能看清目標，果然八九個浪板朋友，站在海邊見到我們個個呆若木雞，我心裡難過得無以名狀告訴自己，即使先生遇不幸，我決不會怪罪他們，那是我們自己的命運及劫數，與他們是無關的。我走過去先感謝他們的協助，並了解先生遇險的情況，是於二點多下海，只着游泳褲，幸好有穿着背心及救生衣，隨後數人陪我去淡水水警，上警察隊，一路上我思量着此刻先生正迅速被吹往外海中，丈多高的浪頭隨時可能沖開浪板與人，又驚魚來了，怎麼辦？只穿一條游泳褲得往飢渴及寒冷的侵襲多久？救人唯有掌握時間，拖得越久希望越少，趕到水警隊，我請求隊長趕緊派船出去搜索。隊長能體會我的心情，給我很多鼓勵及安慰，也告訴我這風浪，小船出去會翻覆，即是大船的探照燈在此大浪中起不了作用，所以勢必等到天亮才能出海搜尋。但是情急中的我，根本聽不進去，我猜他們認為人死定了，不顧冒險去救我，因此一再向隊長強調我先生是救生教練，體力好，有游泳十公里以上的耐力。然而隊長更詳細的分析說：探照

堅持到天亮。清晨五點鐘，我與外甥婿趕往淡水，風已不知何時停止了，面對無際大海與晴朗天空，希望已漸漸渺茫。即使能熬到天亮，但在失去六點太陽下又能撐到幾時？六點鐘一條小型水警船出去，迅速消失於外海，六時半，一條大型水警船往基隆方向迅速開去了，全淡水港除了兩條小舢板外，除了大小漁船全部等待來便當準備出海做整日搜索，直昇機也飛來碼頭待發。正當此時，忽然奇蹟發生，我先生忽然從海上一隻小釣魚船裡，爬上碼頭。與大海搏鬥十七個小時的他，臉部與眼睛浮腫，全身傷痕累累，當時的景況已非言語所能形容。由淡水回到家，不到半小時慈濟功德會的靜善師姐夫婦也趕來了。我疑惑的問：「你們怎麼知道報？」柯師姐說：「你們準備了禮物前往淡水向救起先生的船家陳先生道謝。一見面他就衝着我們說：『唉呀！王先生你真是命大，昨天我載你去海釣，說什麼我都不應該到你落水的水域，因為那一帶最近沒魚，我已一個多月沒去了。可是昨天早上不知為什麼？一出海心裡就一直想往你那個方向去。好像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將我吸引過去似的。所以我將我吸引過去似的。所以我

正滋味，也體認了生命的價值，更體會到助人者人恆助之的道理。只因我有一份心去參加救生教練工作（義務職），無形中也訓練出自己在海上求生的技能與耐力，否則這次是準死無疑了。事隔快一年，當時的景況也漸漸淡了，只希望愛玩浪板的朋友以那次事故做為借鏡，隨時注意海上的變化，以避開意外的危險發生。但反過來，淡不了而歷久常新的，是我的人證法印向我們開示所說：一個人如果發心學菩薩，而行菩薩道時，自然會生出一股不可思議的力，助人的力量來，那麼他的心就會變為菩薩心；菩薩心與觀世音菩薩的心是一樣的，所以菩薩心能心相通而感應道交。觀世音菩薩能觀、能聽世間的一切苦難，而尋聲救苦；則學菩薩行者，遇到苦難時自然也能自我解救。這是我們由「慈濟門」進入佛門後，聽師父開示與事實相印證而有此體悟。雖然我們的修持，尚不到佛菩薩的千萬分之一，但是我們還是發願生生世世，跟隨師父，在慈濟道上，常行菩薩道。

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八日

生為中國人，就註定要背一生「和稀泥」的命運；你不行，你是一根鋼筋，掉在這一潭「千古不硬」的泥潭裡，也得化為又軟又臭又黏的爛泥。

你不行和稀泥，別人要和你稀泥；你要硬起筋骨，別人會咒你「老不死、絕貨、臭美、怪胎」；「那麼你同流合污了，皆大歡喜。中國人的命運就永遠陷在不軟不硬、不邪不正、又圓又滑的漿糊裡。

中國人不作與講真話，也不作與容忍對方講真話。

很慚愧，在人間和了幾十年稀泥，過慣了「人云亦云」「無是無非」「無刺無舉」的歲月，除了「渾渾噩噩」渡過此生，剩下的只是一身軟骨和酸氣。

中國人大多數人活得軟軟滑滑，肩不能擔當一粒砂，這，也是不適合佛法標準的。

佛法要人「忍辱」，可不是要人「軟骨」；佛法要人「大雄、大力、大無畏，行菩薩道，為眾生背苦難」，可沒有叫人向自己設置的糞坑裡跳，化身為一隻載浮載沉的蛆蟲。

柏楊寫一部書，叫做「醜陋的中國人」，龍應台寫一部書，叫做「野火集」，都是挖中國人「和稀泥」性格的瘡疤的。

中國人的絕活，是「內鬥」「貪婪無厭」「損人利己」「不守秩序」「無道德勇氣」「詐欺」「嫉妒別人的成就」「八面玲瓏」「所有的寶都

遇事不敢出頭……他們挖中國人的糞，挖一罐一罐，書寫了幾十本，大家看了也發瘋；也引得抱着老祖宗招牌不放的一「衛道士」們咆哮、咒罵；可是，那些看書的中國人，看過照樣「和稀泥」，照樣「中國第一」，比起「醜陋的美國人」、「醜陋的日本人」，柏楊和龍應台雖然風光一陣，而他們最後還是「吃驚」。柏楊的「醜陋中國人」早已被中國「正人君子」拋到大海，而龍應台的「野火」與她這個人已遠離中國，燒到瑞士去了。

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，中國人會以「隔岸觀火」心態處之。中國人慣於把「非善惡邪正」放在一隻鍋裏煮爛。中國人對時間供養，總會把過去的悲劇當作今天的神祕來供養。

有許多天大的、一準不會出問題的事，弄到中國人手裏會砸掉。你可以在中國任何一張報紙的新聞版會翻到這些糗事。把好事弄砸，彷彿是中國人的絕活。就像台北市濱江街的一「花市」一樣，無緣無故台北市政府會收在那些以「賴、示威、製造社會不安」的花商手裏。台北市府耗費上億公款建造，而且又立意健全的公產，轉眼之

國人有一套工夫連死人也會為之咋舌——那就是能使死的凡夫變為活的聖人。中國人任意塑造偶像之多，難以見端倪；你可以通過台灣各色各樣神壇之靈，無不可見端倪。上從神仙鬼怪，下到草木精靈；其靈巧玩弄都能使中國人下跪。中國人最大的興趣，當然是「銀子」。老實說，中國人對錢的來路，絕無忌諱。但唯獨對「尊門朝那」有不可告人的講究。中國人花錢的方式，是通過「忌諱」來遂行的。而忌諱又與仙靈鬼怪不無淵源。

「中國男生對中國女士的戰爭」彷彿沒有美國人那麼劇烈。在這一方面，中國男人就很有風度。其實，中國人的字典裏沒有「公道」這兩個字。中國人不在乎「千夫所指」「遺臭萬年」這些又僵又硬的冬烘話。中國人在乎的是一「尿沒有尿在別人的頭上」。

佛家有兩句話：「寧願老僧墮地獄，不將佛法作人情。」像這種老僧，已經跟不上潮流了。把寺廟庵堂、菩薩羅漢當作搖錢樹的老僧却多得很多。

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大概早已在「易經」時代就耗光了。

中國人的硬骨頭，只有在考古學者的筆下去找，到古人陵墓裏去挖；不講人情的老僧，久已成為歷史塵泥下的古董。

請念：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一九八七年三月卅一日

論「中國人」

韓林